

徵文比賽短篇小說第三名



這是報導大陸農村情形的一篇故事，有血有淚，真實生動。文裡面的「阿狗爹」和「阿狗娘」，是大陸地方的一種稱呼，相當於「阿狗伯」和「阿狗孀」。

編者

日頭剛剛下山，照紅了半邊天，反映得一片金黃色的稻穗格外耀眼，看樣子，正是農夫們日夜祈求難得有的好年成。阿狗爹坐在自己土屋門前的一塊石凳上，狼狽地抽足了一口旱煙，眯着泛紅了的半邊天發怔，心想這是主刀兵之災哪！但轉念一想，自己可不是老昏了頭！剛剛下午還聽見了村幹事笑嘻嘻地向自己恭喜，又是天下太平又是好年成哪！真的，自從打日本人起，也不知亂了多久，前些年就是換了朝代，殺人卻更兇，又是天下太平又是那時候，不知為什麼被五花大綁着，亂棍打死的。自己現在種的二畝五分水田，這就是張善人的祖業哪！想着不禁打了個寒噤，趕緊拿上旱煙管，就着煙嘴狠狠地抽，只有一股淡淡的煙味，原來煙已燒完了哪！摸摸煙袋裡剩下的幾筒煙還得留着明天抽，只得舉起旱煙管，將銅煙嘴就着脚前的一塊小石頭，「嗒！嗒！嗒！」地敲了幾下。一陣歸巢的烏鴉，飛過了頭頂，「呱！呱！呱！」地叫了幾聲，阿狗爹將快要嚥下的一大口水，狠狠地「呸！」的一聲往地上吐，心想，這些短命烏鴉老是在叫的不是時候！一邊就順勢站了起來，向着不遠的稻田走去。

晚霞已經全部消褪，留下一片灰藍色的天，幾片白雲像棉絮般靜靜地臥在山頂。阿狗爹雖然已經是六十過頭了的人，身體倒還挺健朗的，別說走起路來腳有勁，就憑他一個人裡裡外外的照顧這二畝五分水田，也够時下一般貪吃懶做的小伙子瞧的了。田就在土屋門前不遠，沒幾步路就走到了，看看那豐滿得往下直垂的穀穗，阿狗爹打從心眼兒高興起，全身感到輕鬆，幾分鐘前那股悶氣早已烟消雲散了。彎身隨手拉下幾顆穀子，往口裡一咬，「蓬！」的一聲，結結實實哪！想起下午村幹事說，外省在關

水災，穀子都被水淹了，真可惜，於是也就更覺得眼前這片田可愛了。順着田岸慢慢踱着，不禁又想起了阿狗。這孩子，打從四年前，李麻子把他找去，說是爲了什麼「援朝抗美！」糊裏糊塗地就被送走了，只說是到北方去，一去四年多，也沒捎個信回來。總算老天爺有眼，今年二月間，走了李麻子，換來了一個外鄉人來當村幹事，不獨對人一臉笑容，還帶來阿狗的口信，說在外面身體健康。這年頭，年青人在外鄉，只要身體好就行了。眼前這片田，要有阿狗在就好了。這點稻子，憑他那條水牛樣的身體，打清早起趕到日頭落山，準可收割完了。想起自己若在三十年前，那能把這點稻子放在眼裡！只是這年頭哪！年青人都被拉去做什麼「戰鬥員」了，還不是吃糧打仗哪！村裡留下的都是老的少的。唉！人老竟不中用了，看得有幾天忙呢！正想間，卻聽見「爺爺！爺爺！」，轉頭一看，小孫因正在門口直着嗓子叫哪！「來啦！別出來，小孫因。」阿狗爹一面應着，一面就提起旱煙管往家門走。

雖然沒有月亮，卻是滿天星斗，一顆流星，拖着一條長長的火尾巴，由東飛向西，眨眼就不見了。阿狗爹心裏又該死了個人呢！走到門口，拉着小孫因走進了屋內，比外面更黑了。這年頭，一天到晚忙吃的都照顧不來，那有錢買油點燈哪！反正就這麼三間祖傳的土屋，地面一個坑一個洞，房內一張椅一張桌都早已摸得挺熱的，有燈沒燈都一樣走路。

「早點睡養精神哪，阿狗爹！」裡房的老伴慫恿嗚嗚地轉了一個身，一面埋怨着說：「明天還得起早，有幾天好忙哩！」

「就睡啦哪！」阿狗爹一面答應着，一邊就放下旱煙管，走進廚房，拿出一束蘆葦草。

「小孫因，你也進來早點睡哪！」

「來啦！嫵嫵。」說着，一條小身影就溜進了裡房。阿狗爹一面點起了火，燒着了蘆葦草，薰着煙趕蚊子，一面看着那溜進去的小影子嘆了一口氣，心想這孩子也真可憐呢！沒上一歲，父親就給拉去當兵，再過一年，親娘又給拉跑了，二歲多，就孤苦伶仃地跟着老兩口子受苦。一年到頭，餓點薯蕷粥也難得飽一次，都五歲多了，走路還是搖搖擺擺，瘦得皮包骨頭。要是阿狗回來，可真怎麼交代哪！唉！這年頭，還有什麼話說！就等明兒割了稻子，趕早磨點米，燒頓乾飯給她吃哪！想着，自己也不禁嚥了口水。

這一夜，阿狗爹做了很多夢。夢見阿狗跛着腿，遠遠

醫藥常識

受孕檢查

主婦：醫師，這個月我的月經沒有來，人覺得非常疲倦，胃口也變得非常怪，我急死了！所以來請教您！

醫生：不必急，先檢查一下，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懷孕了！

主婦：是不是像三年前，懷小寶時的那樣用小白兔來實驗？

醫生：呵！現在不用兔子而用癩蛤蟆（青蛙）了！這個方法既簡單準確又快！就是將婦人早晨的第一次小便，注射到青蛙背部尾端的淋巴腔內，一小時後將它的小便取出，用顯微鏡觀察，假使其中發現很多活潑的青蛙精蟲，就表示這位被檢查的人已經受孕了。

主婦：我聽說現在也可以預測胎兒的性別了，是嗎？

醫師：懷孕五個月以後孕婦的唾液，如加上一些化學藥品，觀察顏色的變化，就可以分別胎兒的性別！不過，這二種方法都需要一定的設備和專門人員。

主婦：那麼有沒有更理想的辦法呢？

醫生：最近發明了一種新藥叫溴化豆

地向家裡走來！剛想趕上前去，突然李麻子從阿狗身後趕出來，拉着他往回頭就走。正着急間，又見後湧出一股大水，不多久，就滿天遍野的流來，眼看房子，穀子就要被淹了哪！突然驚醒，睜眼一看，門外還是滿天星斗，原來是夢哪！擰了擰額上的冷汗，翻了個身，心想別胡思亂想了，明天還有事哪！

五天後的一個下午，天氣悶得人發狂，西山上湧出一片烏雲，越來越大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阿狗爹坐在門前石凳上，一邊抽着旱烟，一邊心內在盤算着：收了六百來斤穀子，昨兒納了三百斤稅穀，剩三百來斤穀子，折合二百六十來斤大米，加上種點薯薯，這一年可不愁吃了哪！正得意間，忽然看見老遠地，村幹事由村裡直往這邊走來，後面還跟了二個人，挑着籬筐，不由一怔，心想這是做什麼哪！正猜疑間，村幹事已是老遠地打招呼了：

「阿狗爹，享清福哪！」

「村幹事，你老人家好！」阿狗爹忙着站起接應着。說話間，三個人就走到了。挑籬筐的二個正是劉同志、汪同志。都是外鄉人，原是一月間，與村幹事一道來的。正在廚房裡燒晚飯的阿狗娘這時也跑出來，後面還跟着搖搖擺擺的小孫因。

「村幹事你老人家有空哪！」阿狗娘一邊將雙手往圍裙上抹，一邊陪着笑臉，轉又說：「汪同志、劉同志好！進來坐坐吃杯水哪！」大家進了屋，二位「同志」把籬筐往地上一放，村幹事接着說：「不客氣！」頓了一頓又說：「無事不上三寶殿，今天來就爲的娶穀子。」

「阿狗爹昨兒一早就送去了哪！」阿狗娘的心往下一沉，忙接着應，隨即又轉向阿狗爹說：「你昨兒挑去三百斤穀子可是不够秤！」

「昨天就是我收的，全够秤。」沒等阿狗爹說話，村幹事又緊接着說：「只是今年別處鬧水災，好幾省的穀子全給水淹了，軍糧又要的緊，不能少，只能往年成好的地方多收點補湊湊。」

「這也是應該哪，只是我們自己也不够吃，沒多穀哪！」阿狗娘忙笑着陪笑臉說。

「你家收了六百多斤穀，昨兒繳了三百斤，家裡還有三百多斤吧？」村幹事臉色突地一沈說。

「是呢！只是老小三口子，這點穀，還得湊和着薯薯才够一年吃哪！」阿狗娘嘴裡這麼說，心裡已是發慌，一看村幹事臉色不對，忙又接着說：「可還要多少哪！」

「照平常稅穀加倍！」村幹事冷冷沉沉地說。



「啊！那不是還要三百斤哪？」老二口子幾乎同時叫了出來。

「就是，穀子在那裡？」村幹事一面問着，一面又向二位「同志」示意拿起籬筐。

「不能哪！村幹事老爺！」阿狗娘一面接着籬筐，一面仰着頭哀求着：「這一切都拿完，我們老小三口都餓死了哪！」

阿狗爹站在一旁，似乎是呆住了。

「去，到裡房去！」村幹事一面拉開了阿狗娘的手，一面向那二位「同志」說。

這二位「同志」就狠狠地吧阿狗娘推到地上，提起籬筐就向裡房走。這時，阿狗爹好像突然清醒過來似的，猛地跑去攔住房門口，一邊叫着：

「不能哪！不能哪！」

阿狗娘也順地跪着爬向村幹事，哭着哀求說：「村幹事老爺，做做好事哪！叫他們不要拿呀！」

小孫因也嚇得大哭了起來。

村幹事一脚踢開了阿狗娘，同時，那二位「同志」也動手了，只是阿狗爹滿額冒汗，死命拉住他們二個，怎麼也不肯放。這可氣大了這二位年青力壯的「同志」，一個抱着頭，一個拉着腿，把阿狗爹抬起就向大門外拋。

「砰！」的一聲，接着「啞」一聲。阿狗爹躺在地上不動了，左額被石凳碰破的一個大洞，鮮血直往外冒。阿狗娘這時突然好像兔子一般，跳起來跑去抱住了阿狗爹，一看清楚後，突然感到天昏地暗，暈了過去，留下小孫因，一邊哭着，一邊搖搖擺擺地往大門外跑。

三個人挑了二擔穀子走了。烏雲遮住了大半個天，遠處的雷聲一陣緊接着一陣，越來越近，越來越響了，淒得可憐的小孫因伏在嬾嬾身上的哭叫聲是那麽微弱，淒切！

固醇(Sigmonone Bromide) 它是刺激副交感神經，能使誤期的月經來潮，對身體沒有中毒和不良反應，假使婦女確實懷孕，用藥後也不會引起流產的。譬如你，月經到期不來，就可以請醫生注射(肌肉)一公分的溴化豆固醇，隔一天月經還沒有來，再注射一次，繼續注射三次後，月經依然毫無信訊時，那就表示懷孕了！所以這種藥不僅用於診斷，而且可以治療月經不調呢。主婦：那真是簡單多了。

(上接第三頁「國慶日在臺北」) 從屋頂上望去，整個又寬又長的重慶南路都被軍民塞滿了。盡管兩邊的人東擠西擠的騷動，一排排的武裝戰士，却都目不轉睛的佇待着，彷彿在聚精會神的等待前進的命令。忽然軍樂大作，禮砲齊鳴，閱兵式正式開始了。觀眾的頭，戰士的脚都開始移動。戰士們，按兵種排成許多行列，和着軍樂的聲音，挺着胸膛朝前走。臺走去，雄偉莊嚴。從服裝的顏色和武器的配備上，我可以清楚的辨別：其中有海軍、空軍、步兵、砲兵和海軍陸戰隊。我看不見他們的步伐，但却聽到整齊的聲音。殿後的是坦克部隊，車上的巨砲都已脫下砲衣，擺出作戰的雄姿，看了以後真够過癮了。

「噓」的一聲，三架大型的噴氣機，掠過頭頂，等到飛機影子在碧空消失時，已是中午時分了。